

《创世记》的意义在古代近东是否已经失传？

基督徒与《创世记》最初成书的时间相隔约 3500 年。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生活在中东，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古代以色列人及其周边民族截然不同。与以色列相比，我们的文化在时间、语言、习俗、地理、人类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阅读《创世记》时，我们能否理解它最初是写给读者的？

惠顿学院旧约教授约翰·沃尔顿博士认为，我们理解《创世记》意义的基础在于其在古代近东的历史背景。他已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在面向大众读者的著作《失落的世界》三部曲中。在这篇简短的概述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三个基本问题：

1. 旧约背景的重要性及其在圣经诠释中的合理运用；
2. 沃尔顿对古代近东文献的运用及其创造功能论；以及
3. 沃尔顿的方法对传统基督教基本教义理解的影响。

旧约背景的重要性

我们首先概述一下旧约中古代近东的背景。古代近东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从亚伯拉罕时代到所罗门统治后王国分裂时期（见图）这段时间里，地理上环绕着上帝应许给以色列土地的各个国家/帝国。



对旧约背景的研究在圣经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古代近东图书馆的发掘和古代语言的破译，使得大量文献资料与圣经中关于**创世**、堕落、洪水、先祖和巴别塔的记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除了这些文献，考古发掘还揭示了建筑、社群、水利系统和城市布局。出土的文物包括珠宝、陶器、武器以及其他许多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生活的线索。古代近东社会研究专家维克多·马修斯博士总结了这一观点：

我们与他们之间相隔数千年，但至少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来部分弥合这种鸿沟。而要获得这样的了解，就需要仔细研究圣经中的记载以及其他古代文明的文字和实物遗存。

弥合这些鸿沟固然重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及其背景；然而，我们必须理解圣经的本质。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需要借助对古代近东历史背景的解读来确定圣经的意义，那么我们就把权威的权重赋予了外部来源，而非圣经本身的默示。

促使我们谨慎行事的一个事实是，直到 18 世纪末，教会才开始接触到古代近东（ANE）的文献。许多与圣经记载相似的古代近东神话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才被翻译出来。这意味着，如果教会只能通过“早期”古代近东文献的视角来理解《创世记》的含义，那么在新约教会存在的最初 1800 年里，赋予《创世记》意义的那个世界就已经失落了。这是一个“失落的世界”。

以圣经至上论来解读证据

圣经的内在见证是，它是神所默示的，在一切用于装备神的子民方面都是可靠的（提摩太后书 3:16）。基督徒应当明白，争战的焦点从来不在于证据本身，而在于如何解释证据。圣经宣称提供绝对无误的真理，因此，如果我们用自己容易出错的解释来解读圣经，就必然会使原本无误的真理也变得容易出错。基督徒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步骤来降低犯错的可能性。

1. 要认识到，在解释世界时，圣经应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威。“圣经拥有无可争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至少对于那些完全接受其真理主张的读者而言是如此。”²

2. 基督徒不必为预设圣经真理而感到羞愧，怀疑论者也不必为预设反对圣经而感到羞愧。³ 世上没有人能在不预设任何关于过去的假设的情况下真正接触证据。虽然许多人声称自己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立场。我们要么接受圣经关于上帝话语完全可靠和真实的宣告，**要么**不接受。人类的理性总是受权威的制约。这权威要么是上帝无误的话语，要么是人类的自主性。
3. 在承认圣经权威的前提下，我们必须以诚实的态度和批判性地审视各种资料来源的能力来获取证据。⁴ 这些步骤使我们能够诚实地评估证据，同时肯定圣经是由受神启示的人类所著。

对古代近东文献的客观评估揭示了圣经的独特性

旧约神学家约翰·柯里德博士指出，古代近东的文献与圣经中的类似记载至少存在三个主要差异。在对创世记文本的评估中，柯里德指出，二者在文体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圣经的记载具备所有已知的“历史叙事”特征，而古代近东的故事则展现出一种更恰当的“神话叙事”风格。**其次**，在创世文本中，圣经揭示了其主要目的是荣耀唯一真神——创造主上帝，而古代近东文献则展现出一种神话式的多神论。**最后**，

古代近东文献将魔法视为宇宙的终极力量，而圣经则揭示上帝是全能的，祂的一切都源于祂自身，而非其他任何力量。

还有更多区别需要注意，但仅凭这三点差异，任何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圣经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时，就不应过分重视古代近东文献。即使考虑到相似之处，柯里德也指出，“这些差异并非无关紧要，而是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⁸

部长级而非主教级用途

对古代近东文献的辅助性运用是指将其作为增进我们对经文历史背景理解的手段。而权威性运用则是指运用古代近东文献来实际确定经文的含义。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权威问题。当我们思考自身理解世界的能力时，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的心灵败坏，思想也败坏，而我们身处一个被罪恶腐蚀的世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都未曾亲历的过往事件，我们不应抱有太多信心，认为人类无法做出正确的解读。神学家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倚重自身的智力和独立推理来评估证据，并将自己的结论强加于圣经文本之上。实际上，这是易犯错者试图重新诠释无误者。相反，神学家应当谨慎地将圣经本身置于诠释我们所处世界的主导地位。不是我们强加于圣经的是对世界的理解，

而是圣经引导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的出发点至关重要。

当我们承认圣经的作者既有神性也有人性时，我们便明白，神不仅见证了历史，而且始终主宰着历史。这段历史通过摩西、先知和使徒可靠地记录在圣经中。然而，异教国家的传说和记载也以不可靠的方式呼应了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因此，基督徒不应惊讶于世界各地流传着与创世记 1-11 章所记载的圣经历史相似的传说。古代近东并非唯一拥有关于创世、堕落、洪水和巴别塔等神话叙事的地区。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在其非圣经记载和传说中都有对这些事件的不同版本。这再次表明，在巴别塔事件导致语言混乱之前，全人类共享着共同的历史。

考古学在古代近东的发掘中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极大地帮助教会加深了对以色列曾经生活的世界历史背景的理解。即便如此，在圣经诠释中恰当地运用这些证据，应当侧重于增强而非决定圣经文本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近东的文献和文物既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背景的认识，也可以在护教层面作为佐证圣经记载的证据。例如，许多自由派神学家曾质疑《创世记》历史的可靠性，因为当时没有考古证据表明赫梯人在迦南南部活动（《创世记》23 章）。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赫梯人的存在。

唯有神的话语才应被赋予理解世界的权威。证据的作用在于进一步阐释和丰富经文本身蕴含的深邃内涵。这正是以牧灵而非权威的方式运用古代近东证据的意义所在。

创建功能视图

沃尔顿博士的《失落的世界》系列很好地诠释了当古代近东文献（ANE）被赋予凌驾于圣经文本之上的权威地位时（无论这种赋予是无意的）会发生什么。当以外部资料作为解释的基础时，这会将外来含义强加于圣经文本之上。沃尔顿认为，与《创世记》相似的古代近东故事为我们理解《创世记》的开头几章提供了解释框架。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沃尔顿会强烈反对他的观点赋予古代近东资料权威的说法。他的立场是，圣经文本的作者和最初的读者与他们所处的古代世界有着共同的视角。如此看来，沃尔顿似乎是通过古代近东资料来检验他对古代圣经文本的理解。尽管存在这样的反对意见，本文作者仍然认为古代近东文献在理解圣经文本的意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坚持认为沃尔顿赋予了它们权威地位，即使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沃尔顿的主要论点是，古代近东文献揭示了古代对宇宙论的理解，即宇宙是为诸神预备的圣殿。由此，他提出古代宇宙论更关注如何使宇宙圣殿发挥功能，而

非万物的物质创造。这好比所罗门圣殿的落成。圣殿的实体早已存在，但落成典礼是一个持续七天的过程，最终所有功能性元素都安装到位。这便是对《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解释。经过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人们不再将其视为上帝物质创造的记载，而是将其视为上帝将伊甸园，以及最终将其余的受造物，作为祂的宇宙圣殿而落成的记述。这种观点可能相当复杂，需要更详尽的解释，这可以在我对沃尔顿最新著作《[亚当和夏娃的失落世界：回应](#)》的书评中找到。尽管沃尔顿并未探讨地球的年龄或[进化论](#)，但他确实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宣称，他的功能主义观点与现代进化论信仰完全兼容。这并非关乎有神论进化，但却为有神论进化提供了容许空间。

沃尔顿三部曲中的“失落的世界”部分表明，只有通过近期对古代近东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才能真正理解旧约圣经的语境。他提出的这种语境与教会传统上将《创世记》理解为物质起源（即物质的起源）的记载截然不同。9 深入研究沃尔顿的著作后，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他对《创世记》开篇章节进行了大量的词语研究，其中对上帝物质创造行为的描述被理解为赋予已存在的物质创造以功能。

教义变化

《失落的世界》三部曲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是，《创世记》为基督教教义的其余部分提供了基础性的连贯性。如果我们重新诠释《创世记》的含义，就必然会改变创造、罪、救赎和成全的意义。对于作者而言，“创造功能论”正是基督教信仰中一些主要教义在失去《创世记》中关于创造的物质描述后会受到怎样影响的一个例证。以下列出了教会传统教义的基本定义，并将其与“创造功能论”的重点进行了比较。

	传统理解	创建功能视图
1	《创世记》第一章描述了物质的创造。	创世记 1 章只描述了功能，没有描述物质的创造。
2	“非常好”是对实物创作的评价。	“非常好”用来形容从混乱状态恢复到秩序的状态。
3	上帝在第七天停止创造工作，安息了。	“安息”——神/众神居住在圣殿中
4	创世记 1:26-28 记载了亚当和夏娃的创造。	创世记 1:26-28 并非人类独有的创造。
5	创世记第二章着重讲述第六天。	《创世纪 2》是《创世纪 1》的续集。
6	亚当和夏娃是第一批人类。	亚当和夏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人类的始祖。

7	蛇就是撒旦。	蛇是众多混沌生物之一。
8	罪就是悖逆上帝及其律法。	罪就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智慧,并妄图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带来秩序。
9	罪孽源于亚当,归于全人类,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	亚当是人类的典型代表,罪恶则散布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
10	救赎是信徒得救和万物和好的必要条件	救赎的重点在于使万物秩序重回正轨。

关于罪与救赎等基本教义,如今的混乱程度令人震惊。如果将创世记 1-3 章解读为强调功能意义,那么罪的定义就更多地关注功能上的损害,而非个人因悖逆而导致的堕落以及肉体和灵性上的死亡。沃尔顿在其关于[亚当和夏娃](#)的著作中,将救赎教义的重点放在了人类在上帝创造计划中的功能上,而非我们藉着基督的宝血从罪和死亡中得蒙救赎。

结论

沃尔顿博士对古代近东文本的运用,导致了許多常用词义的重新翻译,否定了上帝在创世记早期章节中物质创造行为的重要性,并产生了影响基督教关键教义定义的新侧重点。接受沃尔顿博士的观点,就意味着

教会在过去 1800 多年里一直未能真正理解圣经的含义。

基督徒必须谨慎，坚持唯有神的话语拥有绝对权威。虽然古代近东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的历史背景，但它们并不能决定或凌驾于文本本身的意义之上。当我们以圣经为出发点来确定真理时，正是圣经揭示了世俗神话叙事中对历史的歪曲。

最终，尽管沃尔顿博士试图表明《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关注的是物质创造的功能性，而非上帝创造物质的行为，但他确实主张，创造功能论允许现代科学界共识提出的任何起源解释。因此，沃尔顿从人类对古代近东文献的解读出发来解读圣经，这实际上允许人类的进化论观点忽视圣经的历史记载。在这两种情况下，圣经都屈从于人类的自主性，而非被视为权威。沃尔顿博士非常乐于考虑用进化论来解释宇宙论和生命。创造功能论和进化论思想在两个方面是相容的：它们不需要将《创世记》视为历史叙事进行字面解读；而且，如果始终坚持这种观点，它们必然会重新定义基督教的关键教义，并给救赎论带来危险的混乱。

虽然“创世记解答”（Answers in Genesis）始终坚持认为，关于起源的争论和地球年龄并非救赎问题，但“创造功能论”恰恰说明了对《创世记》理解的曲解会如何对理解救赎教义的本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

基督徒要始终如一地持守耶稣的福音信息，那么《创世记》作为关于物质起源和人类始祖亚当原罪的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就至关重要。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

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